# 穆堂初稿

# 穆堂初稿卷之二十

臨川　李紱　巨來

## 攷下

### 補春王正月攷　隱公元年

胡氏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確不可通者也春爲周之春月爲周之月明初閩人張氏以寧作春王正月考論之詳矣其首引魯論行夏之時謂有夏時則知有周時最爲明快又歷稽經史傳記謂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而以劉向周春夏冬陳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二說爲之主又引朱子三說斷之朱子爲世人所尊信可謂

既博且精更無疑義矣惟於胡氏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證秦不改時月張氏未及辨正止云子丑寅三陽之月三代皆以爲春若建亥六陰之月無陽氣發動之義信不可爲春不知秦未嘗不以冬爲春也又云秦廢先王之正自爲一代之制史氏書秦之制亦自爲一代之文不得引以爲例不知秦未嘗不改時改月史氏亦未嘗不書所改之時與月也如秦既以夏時之冬十月爲歲首而仍書冬十月是商周廢先王之制而秦獨不廢先王之制商周史書皆自爲一代之文秦獨未嘗自爲一代之文也此豈足以駁胡氏哉按漢書高帝紀春正

乃顏氏注云凡月皆太初正歷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爲

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

氏攷曰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

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

秦之十月今七月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據

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

十月爲漢之十月耳是秦亦未嘗不改時月也劉氏此

論最精未及援引其佗則張氏備引經傳子史勒爲成

書辨析詳明無庸多贅學者欲求其說止取張氏春王

正月攷讀之無不達者矣

魯桓公書王考　桓公元年

桓公在位十八年書王者凡四年謂十年爲天道之終十八年爲桓公之終此公羊定觧無異說矣元年二年之書王則衆說不一分主之者二焉謂元年二年爲喪未畢者劉氏敞之說也胡氏安國遂用之謂元年爲正桓之弑二年爲正督之弑者伊川程子之說也趙氏鵬飛等疑之葢列國弑君而是年不書王者甚多若文十六年宣十年襄二十五年昭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七年定十三年哀六年皆是也則劉氏說爲允矣汪氏克寬曰許止楚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弑皆不書王以

正其罪豈以督之弑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而其弑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此論似可曲爲程子解而實未能解也弑君者何必書王乃爲正其罪如必欲書王則弑雖在他月何難書王于正月以正之如弑不在正月即不能正其罪是天王有逸刑而亂臣可倖免毋乃啟亂賊之心謂君不妨弑特不可於正月弑之也豈不悖哉

孔父名字攷 桓公二年

按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以孔父爲字避氏巨駭之謂孔父節高故

書字書字是也謂節高則仇牧之不畏彊禦亦不可謂卑矣左氏以父爲名杜氏預因爲罪孔父之說則尤非也死節者當罪則失節者當予乎惟劉氏敞君前臣名之說最爲精當故程子及蘇氏轍胡氏安國皆用之然啖氏助云孔字父益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述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爲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証也李氏廉亦云左注以父爲名而嘉爲字則華父督亦父爲名而督爲字乎當以啖子爲是後來孔爲氏亦以正父字耳此二說甚詳按爲是名君於上而字臣於下於義終未安啖氏李氏豈未見及此耶嘗

試思之君前臣名與大夫死而書名常例也公羊穀梁謂孔父先死故稱字死雖先其爲旣死則一旣死安得不名之乎惟穀梁引或人之言謂不稱名爲祖諱孔子故宋也斯言得之矣春秋爲孔子所作又修之於家非身爲太史故得諱其祖名以非常而變其常例也司馬遷身任太史爲國修書而同于驂乘猶諱其父况不爲太史者乎或疑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君所無私諱恐未可私其祖不知天子之事論春秋之義耳非實爲天子之書也如實爲天子之書則列國之君卒皆書名而魯獨書公薨魯獨非天子之臣乎旣非天子之書亦非

魯國之史故得私其君亦可私其祖古未有以父爲名者名必命於父父命之而即名之以父有是理乎桓八年家父聘亦王朝大夫例稱字耳季氏本謂節南山之詩家父作誦豈可不稱名然詩刺尹氏非刺王也誦之於尹氏非誦之於王也何不可稱字之有詩三百篇作者自稱凡三人此詩之家父巷伯之孟子崧高蒸民之吉甫皆字也孟仲爲字固無可疑甫者男子美稱甫亦作父凡稱字必繫之以甫或以父其義通於古今未有易之者則孔父之爲字也決矣若孫氏復陳氏傅良亦主稱字之說乃謂孔父爲命大夫故稱字則又不然命

大夫書字爲生者言之耳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大夫既死何字之有

祭仲名字攷 桓公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九月齊人執祭仲蘇氏轍以仲爲名非也孟仲叔季古人皆以爲字祭仲即祭足也若以仲爲名豈足反爲字乎故胡氏孫氏陳氏皆以仲爲字蓋以爲嘉之而書字則不可以其爲命大夫循例而字之則可若謂方名二君不當字臣不知忽矣二君當書名者也突庶子篡嫡當名忽雖宜爲君然失地則名其於字仲不相妨也胡氏安國知仲之爲字矣又妄立常變之說

謂孔父賢而書名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貽公語其變此說甚當凡釋春秋者所謂變例皆道謂也祭仲貽公亦道其常而已諸侯死則名之則大夫可知宋殤孔父既死而名固常也列國之命大夫例書字祭仲爲命大夫仲生而字亦常也諸侯兄弟例稱字然爭國則名若叔段是也矣以爭國故名亦常也諸侯失地名忽失國故名之亦常也春秋亦道其常而已且孔父亦字而非名此名君於下而字臣於上彼亦名君於上而字臣於下也祭仲生而字之孔父乃死而字之則謂祭仲貽公道其常宋殤孔父語其變可也然而變卽常也權卽[illegible]

經也亦精於義而已矣作春秋者孔子也在國爲君諱在家爲祖諱其義一也朱殤孔父道其常抑豈胡氏所謂常也哉

魯桓公書葬攷 桓公十八年

賊未討而桓公書葬公羊以爲君子詞蓋恕其不能即討非許其終不討也穀梁討於是是字指葬言謂不以是不葬之禮討之非不討其不復讐也劉氏駁之無乃過乎若家氏鉉翁以桓爲簒弒之賊因謂讐可不復則大亂之道也自隱論桓桓固簒弒之賊自莊論桓桓固其君父而謂讐可以不復乎衆說參差惟內外之說爲

得其情公羊曰讐在外穀梁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盍謂賊在他國非旦夕所能討與師動衆逾歷歲時賊之得否尚未可知而君棄不葬臣子之所不敢安故賊在本國討而後葬賊在他國葬而後討後儒不辨輒詆二傳爲恕不討賊則皆朱子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其人所言之意者也胡氏傳悉本公羊穀梁汪氏克寛疏証詳明其引晉厲齊莊葬而不書尤足以發明書葬之例惟李氏廉所引謂桓公書葬隱然快魯國臣子之心則僞教害義與家氏之謬同亟删之不可存也

日食鼓攻 莊公二十五年

左傳謂惟正陽之月日食則伐鼓而劉氏敞駁之或疑
孔疏所引文十五年及昭十七年傳曲折傅會覺左氏
之說有可從者不知非然也周禮鼓人及太僕之掌救
日月皆鼓月食常事猶鼓豈有日食非正陽之月遂不
伐鼓者耶左氏以周六月爲夏四月故於是年及文十
五年昭十七年發傳然觀春秋日食所書莊三十年日
食在九月亦書鼓用牲於社宣十七年成十六年昭十
五年日食皆在六月又不書鼓用牲於社左皆無傳何
耶夏書季秋日食伐鼓自漢至今救日無不鼓者獨有
周一代非正陽之月即不鼓其可信耶春秋日食三十

有六不書鼓用牲於社者三十有三蓋皆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救而得禮者惟此三年不合禮故特書耳且左氏於秋大水鼓用牲於社于門則又云非日月之眚不鼓是日月之眚皆鼓矣而獨以六月日食謂日食惟正陽之月伐鼓何自相牴牾也雖然日食用鼓大水亦用鼓何耶穀梁謂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蓋大水與月食皆陰勝陽也凡陽勝陰爲災則哀籲以請之陽尊故也大旱與月食是也凡陰勝陽爲災則振威以攻之陰卑故也大水與日食是也又古人起大事動大衆必以鼓大學警衆則大胥鼓徵築室百堵則鼛鼓役事周禮

鼓人之職雖詔王鼓者止日月之食然役民役事未嘗不鼓也今救大水必有築防拯溺之役故鼓以集衆亦未可知魯人兼用于社與門者于社攻陰也于門召衆也穀梁分而言之曰救日以鼓兵專主攻伐陰氣而救水以鼓衆則專主徵名徒役耳先儒多主左氏今併爲辨之如此

魯閔公不書即位攷 閔公元年

左氏傳謂不書即位亂故也劉氏權衡駁之云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此駁固然然左氏於不書即位之義實未嘗有定

見每因事而爲之說故莊則以爲夫人孫僖則以爲公出蓋顛倒昏亂而無一是惟公羊穀梁謂繼弑君不言即位後氏助釋之以爲廢即位之禮而朱子亦謂君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其意與公羊穀梁蓋互相發明至胡氏安國易之以爲內無所承又不請命則似是而實不然何也子般甫立而見弑倉猝變亂雖有正嫡猶無命可承閔繼故而以內無所承責之非情矣至上不請命則十二公皆然不當獨責閔且定公之立亦內無所承又上不請命者何以獨書即位胡傳無以處此遂不復理前說直曰昭公之喪至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

於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然則子般弒閔公立其禍有烈於昭定之際者何不詳書即位於策爲後鑒耶是故不書即位非例之也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也

甲戌甲子攷 僖公九年

公羊經傳文書甲戌晉侯詭諸卒左氏經文甲戌誤作甲子而葵邱盟日已書九月戊辰甲子不當在戊辰後也杜氏預因釋之曰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也孔氏穎達曰從赴赴在盟後也此說非也赴雖在後國書自可補書於戊辰之前雜書於後使

時日錯亂稍有識者不爲況於經乎孔氏又曰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日月告于鄰國平王赴不以日齊商人弑舍赴不言月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爵史不復爵問書其來告之月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亦非也赴日果爲甲子則雖不以月赴亦當列戊辰之前戊辰須歷兩月始得甲子安有豫赴薨日於兩月之前者經書於戊辰之後必非甲子矣且他書俱無可攷則闕之已耳今公羊明書甲戌則訛戊爲子復何所疑而必considerations以曲說乎經文異同者多從左氏以其爲

國史也惟此確然無疑故依張氏洽注改從公羊本焉

鄫季姬歿 僖公十四年

季姬遇鄫子使鄫子來朝左傳謂公怒鄫子不朝因季姬來寧而止之故遇於防而使來朝公羊穀梁謂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或季姬因公止之故使來朝請已則與左傳意亦可通惟何氏休始與左異其釋公羊曰使來請已娶已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使來請已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以尋常情理言則左氏議論爲正若以全經書法言之則何氏之說爲合啖氏助曰稱季

姬明稱未嫁女也又明年歸于鄫明此時鄫子請娶之也孫氏復云內女嫁曰歸于某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六年伯姬歸于杞之類是也出曰來歸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之類是也無事而來則曰來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之類是也季姬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也此年六月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是季姬先與鄫子相遇於防而後乃嫁於鄫也故稱及稱遇稱使以著其惡劉氏敞曰左氏曰鄫季姬來寧非也按經季姬不繫鄫此未嫁之文也又是後有季姬歸

于鄫此始嫁之文也若實來寧何故所書其歸伯姬亦來寧也何以不書歸乎杜氏預曰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此說亦未可通中絕而後歸不得謂更嫁卽云更嫁亦當與初嫁文有異何不書復歸于鄫而直用初嫁之文且絕昏時季姬不繫鄫可也既許之歸則當書鄫季姬復歸於鄫如叔姬歸酅必稱紀叔姬矣若謂下書于鄫上不必繫如突歸於鄭不知突本不當繫鄭耳如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僖二十八年衛侯鄭復歸於衛皆重書鄭衛何耶呂氏大圭曰范甯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此

亦事之不然然春秋之世閨閾不嚴男女之別亂如文
姜比年出會里巷匹婦尚或恥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
事裴氏夢得云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僖公雖賢而不
知禮故致成風爲夫人則非所以事其母及聲姜以會
齊侯則非所以閑其妻愛人以姑息而已則安得以禮
正季姬哉王政之不行㓜雖子產爲鄭不能奪公孫黑
之強委禽乃從徐吾犯妹之所欲以與子南其習俗有
自來矣故胡氏安國傳曰季姬許字而未繫諸國其女
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
也胡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因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

也魯兼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張氏洽曰僖公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鄫子與季姬遇遇聽其使而朝魯書之以記僖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非所謂永終知敝者也趙氏鵬飛曰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于魯而鄘與有駜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爲魯諱也而春秋萬天下之大法故文姜哀姜鄫子季姬之事譏貶著矣雖無魯風可也自漢以來治春秋者若何氏啖氏孫氏劉氏葉氏胡氏張氏呂氏趙氏皆專門

名家之學其論皆若此他若家氏鉉翁黄氏仲炎吳氏
澂李氏廉汪氏克寛等從公羊穀梁之說者十人而九
則以左氏之說求之全經之書法而有所不合也今駁
左氏而確從公羊穀梁惟胡氏安國謂自擇配者有孟
光之德伯鸞之賢則變而不失其正其爲說害教必不
可存蓋後世里巷偶然之事不可以釋經禮稱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可以自擇配乎是孟子所謂不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國人皆賤之者也

滅項攷 僖公十七年

滅項之役左氏以爲齊滅公羊穀梁以爲齊滅以當日

情事及文勢求之公穀說爲近蓋會淮之役齊以淮夷之事委魯統率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僖公經畧之久至於九月乃歸耳泮水閟宮之頌皆言魯僖有服淮夷之功豈得全無事實徒爾頌禱他年又不見有南國之師其在此役無疑也若果如左氏所云公在會而取項因而見止于齊則何不致自齊以見意而過於隱諱致會以沒其實乎若以公在會無足諱則齊之止公不以罪致齊尤不足諱也且致者行告至之禮也被止于齊辱莫大焉何告至之有左氏好爲傅會因見滅項之下有夫人會卞而後書公至疑公爲齊所止而夫人請

之吳氏澄助其說以爲釋之中路不知夏滅項而秋會于卞安得猶在中路乎胡氏安國承左氏之誤因謂滅項爲季孫所爲尤爲不考之甚是時季友已卒友子無佚不見於經無佚早卒不知在何年且經不書其卒是未爲卿未秉國政也謂爲執政擅權可乎自友卒後魯之奉命以出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三人而已季孫行父至文六年始奉使如齊是無佚卒行父幼比長而後嗣卿耳然則滅項之季孫何人耶且春伐英氏夏滅項經文相屬而下與襄十年春會柤夏滅偪陽同一書法何不以偪陽爲齊滅乎若謂彼多一遂字則此以滅

承伐而彼以滅繼會其文更不相蒙矣家氏鉉翁以滅項爲行父所爲蓋求胡氏之說不得而強爲之辭也滅項至襄五年行父卒凡歷七十一年行父能帥師滅國計其年當在二十外若果如家氏言則行父壽近百歲未聞其如是壽也

魯文公書即位攷 文公元年

人主繼世其即位之禮有二啖子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此位南面改元春秋此書是也伊訓孔疏謂春秋之世有奠殯即位有踰年即位意蓋兼用二

說奠殯即位者告殯而爲喪主也踰年即位者改元而爲國主也告殯主喪統於虞葬改元主國必特書焉蓋皆人主自行之者嘗考其禮奠殯即位則顧命與康王之誥備矣告廟臨羣臣康王旣皆以冕服親行踰年即位則經傳無所攷惟何氏休云即者就也先祭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蓋亦本康王之禮耳孔氏桓元年即位疏云嗣子位定於喪初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亦未嘗以告廟臨羣臣爲可攝也至胡氏安國說據高宗諒陰之說以居憂之禮混即位之文因援引虞商二書以

爲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蔡氏因據爲書傳其實非也胡氏所引格於文祖受命神宗蓋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禪代之事與繼世無涉若伊訓太甲則皆屈指文義已就已意非經之本文固爾也伊訓謂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胡氏乃謂伊尹以奉嗣王之事見太甲之祖果爾則經當曰以奉嗣王不當直曰奉嗣王矣且如胡氏意則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何不亦釋之曰以奉祀王之事歸於亳而乃以爲免喪從吉耶同一奉嗣王也其在伊訓則曰伊實攝之其在太甲則曰嗣王親行文

同襲袞經必不爾然則人主繼世其在初喪也以冕服即位于未成服之前而以喪服宅憂於旣成服之後其旣踰年也假冕服之暫以行改元君國之權旋反喪服之常以守三年通喪之正蓋宗廟尊於皇考繼統重於憂服不容舉此而廢彼也或疑曾子問有緦服不祭之說踰年告廟恐未可行曰告廟之祭攝者可行而人君必親至於廟何以知之以伊訓知之祀於先王伊尹可任祗見厥祖必奉嗣王即其證也至即位改元而臨羣臣則萬萬無可攝之理朱子亦謂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胡氏攝告廟臨羣臣之說必不可從者也春秋魯十

二君書即位者八不書即位者四隱不書即位三傳皆曰攝也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皆以爲繼弑君不行即位之禮也夫不行即位之禮何以奉宗廟而臨羣臣惟有告殯而爲喪主之禮故改元之命即可以告殯時布之如後世登極詔必云以明年爲某元年而改元即位之禮可不行也既爲喪主又已告奠而臨羣臣然後曰以討賊爲事而賊不討則先君不得書葬嗣君亦不復行踰年改元之禮此情文之兩得者也吾友萬君承蒼獨謂國君無再行即位之禮凡先君卒於春夏既殯既葬則嗣君即於是年即位而不書於史冊以其未改元

也先君卒在秋冬既葬之後未踰年改元之則爲時無幾則俟次年元日即位而史冊書之以其既改元也故即位於未改元之前則春秋皆不書即位於踰年改元之日則春秋皆書之別無他義然余嘗以其說攷之春秋未能盡合襄公以夏六月薨冬十月葬則昭公可以即位矣而春秋於元年始書公即位定公以五月薨秋九月葬既葬則哀公可以即位矣而春秋亦於元年始書公即位是先君既葬而嗣君未嘗即位也文公以元年正月即位距四月而後書葬僖公則又不必先君既葬而後嗣君即位也且襄公以六月薨定公以五月薨

距踰年改元之期俱歷半歲嗣君旣未行告殯臨羣臣之禮春秋又無百官聽冢宰之法此半歲中禮樂政刑何所禀命其亦必不行之勢矣附記於此俾後之人或有持此說者得攷而論焉

毛伯求金攷 文公九年

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謂三年諒闇不稱王攷之尚書俱不合伊訓元祀稱以訓于王顧命未受册命稱子釗旣受册命卽稱王陸氏淳引逾年成君例駁之是已然公羊以不稱使爲當喪未君則雖胡氏安國亦用之豈諒闇之禮逾年得稱王猶不得闕涉政事覲遣

其卿大夫耶然觀僖九年葵邱之會襄王賜桓公胙在王崩期年之內而宰孔父之致命也一則曰天子使孔再則曰天子使孔何耶或曰左氏曰不稱王命未葬也雖愈年而未葬則不親使是又不然求賻求金誠未葬矣惠王以僖八年十二月崩葵邱以僖九年夏會以七月而葬之期計之則惠王亦未葬而何以稱天子使耶且不曰天子使則必冢宰命今攷顧命之文其以冢宰者惟命逆子釗入翼室越七日命士須材及命羣臣陳設執事御王冊命數事皆係日丙寅王既受冊而報誥則史即稱王若曰而王即稱予一人是人主即位以後

冢宰雖攝政猶必奉王命以行而胡氏安國顧謂春秋不稱使者不欲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夫冢宰旣不得直以己意行事又不得託王命以行則將若何而可汪氏克寬爲之解曰周召輔成康以王命誥臣民皆稱王若曰以謹君臣之名分斯言似是而實不然攷微子之封在殺武庚後蔡仲之封在蔡叔卒後成王卽吉久矣而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皆稱王若曰是王若曰者史臣紀述之恆詞非人主諒陰之特制也竊疑左氏未葬之說仍可用特杜氏未解耳啖氏助謂君卽位而先君未葬則書名斯義通於天子故康王之誥雖稱王矣必

曰予一人釗而居皇入王城春秋旣書王必曰王猛皆未葬也其事爲天子所親勢無可避如居皇入王城則不得已而書王猛其事爲臣下所奉行情有可避天子之名不必斥則諱而不稱使如求賻求金是也蓋左氏所謂未葬者推尊王之義諱天王之名耳其事之失則存乎其文公羊所謂王者無求無求而求蓋譏之也或曰不稱使直諱天王求金耳然則求車非求耶彼何以不諱耶穀梁謂求車猶可求金甚矣蓋不解稱使之故而彊爲差等之說耳實則天王無求金車同一求也何等差之有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求故書使來求毛伯

風會以求合故不云王使風會無確據不足以解經也

秦晉交兵攷 文公十年

文公十年秦伐晉舉號自漢唐迄宋專門名家之儒咸以爲狄秦無異辭者一二末學疑爲闕文益不明於春秋之義例而不足辨者也苟以爲闕則齊魯宋衛冠帶之邦何以一一無闕文而徐狄吳楚於越則屢闕耶獨是所以狄秦之故則諸儒各得其說之一偏惟陳氏傅良後傳爲深合於聖人之旨嘗考秦晉交兵始末韓之戰晉背秦施至文而修好矣不足以爲交兵之始也河曲以後惟秦寇晉而已晉雖一侵秦之與國此外未嘗一

矢西向不足以爲交兵之終也其彼此互伐蓋始於崤之戰而終於少梁北徵故於崤也狄秦於其始而於少梁北徵也狄秦於其終夫晉秦憤兵互相侵伐乃獨始而結鄭既乃襲鄭而滅滑固已自處以狄崤之役則方伯之職所不獲已者乃藉楚相讐連兵不已使晉人力疲於西陲而楚人復逞於南服陳蔡鄭許恐喝脅從江蓼庸蕭相繼淪滅是誰之罪歟自是以往晉以秦爲不足校而專從事於中原秦以晉爲不足與而甘稟附于荆楚滅庸之役既已偕行於宋之盟稱秦相見終春秋之世秦爲楚黨矣蓋晉之所以不競楚之所以終彊則

下喬入幽秦罪爲甚春秋交兵始末黜秦舉號豈不宜哉今以陳氏後傳爲主而諸儒之說亦並列於篇焉

子叔姬致 文公十二年

家氏釋稱子兼用公羊穀梁及趙子說非也案魯杞昏媾自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於杞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至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秋伯姬卒葢別一伯姬二十三年冬杞子卒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則嗣君也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至文十二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亦別一叔姬自是又二十餘年至

成五年春始書杞叔姬來歸八年冬十月書杞叔姬卒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則伯姬所求之婦也葢文十二年所卒之子叔姬非伯姬所求之婦以成五年復書杞叔姬來歸八年書杞叔姬卒而知之猶僖九年所卒之伯姬非杞伯姬亦以僖二十八年復書杞伯姬來三十一年復書杞伯姬來求婦而知之也左氏因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遂謂叔姬即伯姬所求之婦以其不繫杞因疑爲出而見絶又見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八年而卒九年而杞伯逆其喪因傅會爲請絶叔姬而無絶昏以爲成八年書卒之叔姬葢杞桓所

請續爲昏昏者其爲穿鑿亦已甚矣叔姬而未嫁則杞無
由請絕叔姬已嫁而見絕則何以異於成五年獨不書
其來歸乎杞之事魯亦惴惴矣成五年叔姬來歸或亦
其老悖不安於室自來歸耳杞桓豈敢絕魯女而又請
昏而又絕之哉杞敢絕魯則九年不必復逆叔姬之喪
春秋亦當如哀姜故事書以叔姬之喪歸杞不書曰杞
伯來逆矣左氏傳會之妄益斷然而無疑者然則文十
二年所卒之子叔姬果何人耶季氏本云此子叔姬必
杞伯姬之誤耳先儒因杞伯姬不書卒附會爲不許之
說杞事魯甚恭豈有不許之理伯姬歸杞至此已五十

年年高矣斯言頗有理蓋緣上文有杞伯字因而謬誤亦未可知然反覆全經則直先儒誤釋稱子之義因無定論耳公穀以叔姬稱子爲公之母姊妹趙氏匡以爲時君之女二說皆非也是年書子叔姬卒十四年又書齊人執子叔姬記稱男女異長不聞女與女亦異長也同一君耳以稱子爲君之子耶不應二女俱字叔以稱子爲君之同母姊妹耶不應姊妹俱字叔竊意稱子之義公穀所謂貴者近之特不必限斷爲同母者耳後世之禮天子之女則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以此推之則春秋所書伯姬叔姬季姬者時君之女

也加子以貴之者先君之女時君之姊妹或姑者祖姑也惟其爲姊妹及姑與祖姑非一父母所生世次旣殊各爲長幼故屢字叔而無嫌耳若謂必稱子而後爲時君之女則遇鄫子之季姬未嘗稱子而胡傳何以責僖公過愛其女若謂不稱子者皆先君之女則莊二十五年書伯姬歸於杞二十七年又書莒慶逆叔姬是伯姬之年應踰三十莊公何乃使其妹失昏過期至於如是惟以不稱子爲時君之女稱子爲先君之女則文十二年所卒之子叔姬或卽莊二十七年莒慶所逆之叔姬亦未可定葢在莊爲女者在文爲姑故前不稱子而後

稱子否則亦如伯姬之卒忖之不可考焉耳若泥左氏爲杞絕昏而叔姬卒則情理之所必無也或謂禮稱女子子故趙氏以稱子爲厲君之女若公穀以稱子爲貴其亦有說乎曰凡稱其官而加子以貴之者若子大夫是也稱其氏而加子以貴之者若子范子是也五等之爵有子卿大夫之嫡妻曰內子偕老之詩稱其君夫人亦曰子范氏甯釋王季子來聘曰子者人之貴得稱何謂無說哉或謂穀梁謂外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啖子謂許嫁爲夫人者亦然其爲媵及嫁世子公子大夫者則不書莒慶所逆者大夫妻耳何以得書卒日是

亦不然凡婚姻常事故歸逆不槪書女子從人故卒葬
不備載其特書者皆有義存焉紀伯姬亡國宋伯姬灾
鄫季姬越禮杞叔姬出惟伯姬不見其始若子叔姬郎
莒慶婦則前之逆後之卒經皆特書或亦譏其逆之失
禮而服之過厚焉耳他若杞伯姬郯伯姬則皆不書卒
不然魯十有二公女亦多矣嫁諸侯而書卒者僅三人
許嫁而書卒者僅二人何其少耶謂媵不書卒則紀叔
姬亦媵也而何以得書故穀梁與啖氏之說亦未爲盡
善也或又謂子叔姬果爲莒慶所逆者則何以不聚莒
凡女子旣嫁則皆繫以夫家嫁諸侯者繫國紀伯姬之

類是也嫁大夫者槩族蕩伯姬是也曰是亦後人揣測而爲此例耳齊昭姬生子舍者也春秋止書曰執子叔姬未嘗曰執齊叔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亦既嫁者也春秋止書曰子叔姬未嘗曰高叔姬果且有槩乎哉今去左氏存公穀而附書所見焉

齊人執子叔姬致 文公十四年

文公十有四年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三傳俱誤然左氏之失小而公穀之失大不可不亟辨也左氏因周有單子遂疑單伯爲王臣乃飾爲襄仲請王寵之說劉氏敞駁之是已然魯因㚈弒而請歸其女齊因舍弒而倂

埶其母揆以情事固確然而無可疑也公羊因叔姬稱
子疑爲少女因單不稱行人疑爲已罪又因經文埶單
伯與埶子叔姬相連遂疑爲道淫穀梁不察承訛襲舛
亦謂單伯私罪子叔姬同罪盍二傳之誣罔亦已甚矣
凡內女不稱子者時君之女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辨
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下今叔姬稱子固非少女而始
嫁者行人則官名也見於周官屬在司寇其職甚微王
朝如是侯國亦當然不得概指往來之使皆行人也論
語論鄭爲命獨子羽肩行人若世叔子産皆嘗驅馳晉
楚之間然不得概以行人稱當時遣使之崇卑亦各稱

事之輕重其以命大夫往者例當書字其以三命以下之卿大夫往者例當書名其以行人往者然後書行人若謂使者皆當稱行人其被執而不稱行人即目爲已罪求之於經未見其有合也祭仲以誘被執本非已罪而經不書鄭行人樂祁犂以飲酒本爲已罪而經又書宋行人同一會臣同一伐邾故見執乃季孫意如則不書行人叔孫婼則書我行人豈非以其官異不以其事異耶誤以不書行人爲已罪求其罪而不得則誣爲道淫曾不思齊昭卒未逾年舍不當請昏魯不當送女叔姬何由得從單伯于道路且魯既有送者齊必有逆者

單伯亦烏得而亂之哉故凡爲公穀之說者皆宜放絕無使黷經

晉放胥甲父攷 宣公元年

放字之義孔氏穎達論之甚詳故放之始也當存孔疏凡放者易其地而羈縻之耳不必皆在遠裔後世天下一家此州之人放於彼州未嘗以邊鄙爲疑高氏閌疑鄙衛不知春秋時大夫有罪放於鄰國者其常也鄭放游楚於吳鄭豈敢鄙吳哉至杜訥以殺大夫爲可而以放大夫爲不可則輕重倒置不待辨而知其謬矣齊桓申王者五禁止曰無專殺大夫而已放視殺已輕未嘗

併禁之也後世之法亦必死罪然後陳奏若放流而下
封疆大吏皆得專之況於古封建之制南面稱君者乎
公羊所稱大夫已去三年待放然後放之卽孟子所稱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也不及其待而遽放之卽
孟子所謂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也河曲之戰距今七年
晉始放胥甲父盖所謂待而放者故公羊以爲近正乃
胡氏安國非之謂大夫當官旣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
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殺以爲遠於正夫周初
千八百國放流以下其獄煩矣若皆請於王司寇之官
可勝理乎巡狩之法考禮正刑若皆稟命何刑之可正

且王禁所謂無專殺者大夫耳若士以下雖殺亦當衔專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不聞其請於天王也胥甲父下軍之佐既非命大夫罪止於放又非專殺乃猶以不告於司寇罪之徒泥於尊王之義而不知其事之不可通是固而已矣然則其書之奈何曰是責其與趙穿同罪而獨見放也春秋之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爲罪累上則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亦爲罪累上蓋胥甲父誠有罪而放之者未盡其道則以累上之詞書以見義焉耳胡傳行世已久故爲辨之如此

# 穆堂初稿卷之二十一

臨川李紱巨來

## 解上

### 乾乾解

乾九三曰乾乾者健而又健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夕惕若亦健行之意卽大象所謂自強不息也大象爲全卦言之何獨發其義於九三葢全卦上下兩乾健而又健而九三以陽爻居陽位重剛不中有健而又健之意故獨於此爻發之也初與五亦以陽爻居陽位然在下則有巽順之情居中則有和順之理皆不得以重

剛目之也舊說因一惕字併乾乾訓作憂勤之意則乾字從無憂勤之解惕即子路惟恐有聞之恐亦以其急於行言之夕惕即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也惟專主健行言故爻象以為反覆道文言以為進德居業至之終之又曰行事又曰與時偕行如以為憂勤則施之居上不驕可矣又安得謂在下不憂哉然則重剛可以不中不中亦可以為聖乎曰可時中之聖在上則為堯舜乾之九五是也在下則為孔子乾之九二是也然而有湯武之應天順人不可無叩馬之伯夷天下非之而不顧萬世非之而不顧而後君臣之義以存有用行舍

藏之孔子不可無自任天下之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生民之禍以息伯夷伊尹所謂重剛而不中者也皆古聖人也乾之九三是也或謂以憂懼立教使天下敬慎以任事不亦可乎曰天下事有當懼者戒謹恐懼終身之憂是也然非所施於乾也有不當懼者千萬人吾往是也正乾之所以為乾也彼出涕沱若戚嗟若陰柔之離則然耳乾之天德豈如是哉

四象解

易傳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孔疏於易有太極節既以天地爲兩儀以水火金木爲四象矣至易有四象則不用莊氏實象假象義象用象之說亦不用何氏天垂象以下四事而獨取諸儒七八九六之說以當四象同一四象也彼用四行此用四數皆未有定見不足以明易也就天地之氣言象皆有可見而無其質者若日月星辰之屬所謂在天成象者也金木有質則在地成形者不得列於象六七八九則數也非象也孔疏兩說皆未可

用朱子作本義乃取邵氏八卦次序之圖以陰陽爲兩
儀以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四象自宋以來奉爲確解
余反覆思之而仍未安也象之說有二有在天之象有
在人之象在天之象皆可見之物故曰見乃謂之象陰
陽則無可見者道也非象也傳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古
未有以陰陽爲象者且既以陰陽爲兩儀又以陰陽之
太少爲四象兩儀生四象者也謂陰陽生陰陽可乎謂
陰陽分太少則可謂陰陽生太少則不可今試語於人
曰陽生太陽少陰陰生少陽太陰也有不失笑者乎太
陰太陽少陰少陽四者始見於漢書律歷志以配四時

四方四德及權衡規矩耳未嘗謂其能生八卦易雖言陰陽未嘗分太少易所無者固不可以言易且傳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葢皆聖人作易之後所有者以陰陽爲儀象豈聖人未作易之前天地無陰陽乎陰陽無太少乎故在天之象非易之四象必在人之象然後謂之易有四象何謂在人之象聖人所立者是也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此象所以生卦而爲易之所有者葢卽揲蓍之法也大衍之數五十渾淪合一所謂易有太極也其用四十有九四十九爲用則其一爲體矣一體一用所謂太極生兩儀也分而

爲二以象兩掛以一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變雖十有八而營之法皆四象所謂四象生八卦也惟其爲揲蓍之法故曰易有若泛及於兩間陰陽之氣化則不得謂之易有太極易有四象矣劉氏牧作易數鈎隱圖旣駁孔疏二篇之非然亦分四象爲二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爲兩儀所生之四象以吉凶悔吝變化剛柔爲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其說亦勉強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生四卦可矣烏能生八卦吉凶悔吝四語與易有四象相距絕遠不相連屬固未可指爲易

有四象悔吝變化剛柔亦於此章不切今考易有四象與兩儀生四象同爲一章上云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而下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文義正相連屬安得分爲兩解哉他若横渠本虞氏翻之說以四時配四象亦止可生四卦紫巖兼用孔疏兩說而貫通之然五行去一終非自然之四數朱子發亦謂太極爲太衍之數然不言五十而以四十九爲太極則已動其一非渾淪之象蘇氏軾以上下爲兩儀四方爲四象亦泛而不切今皆未暇論焉

易理難明自

本朝康熙年間

御纂周易折中始有定論然四象之解旣取本義二畫分太少之說矣又兼采康節陰陽剛柔之說又采徐氏在漢坎象離象之說則雖折中一是未嘗不兼存衆論是所謂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者耶余旣有所見書而存之爲學易者備一解焉

皇極辨

陸子在荊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修其教不易其俗而聖化行焉眞儒者之爲政也朱子因無極之辨啟牴牾之端凡陸子之說盡不以爲然遂摘講義皇極訓大中之說爲非而力詆之忘其爲註疏舊解旣覺其悞復爲皇極辨併詆漢唐諸儒訓中之說貽害後世致啟漢元帝唐代宗優游姑息之禍平心觀之其亦過矣堯舜禹湯皆以執中相傳未聞其貽害也以大中訓皇極獨貽害於後世乎孔子謂君子中庸中而益之以庸猶可以立教訓皇極曰大中反

不可乎至謂訓大中者多爲含洪寛大之言則惟朱子自解有至寛至廣之語若漢注唐疏與陸子講義並無此說而含洪寛大實亦非主德所不可用者且古之人主優游姑息自屬天資選懦未聞因治經而致然者漢元唐代何嘗一語及於洪範哉大者極至之名中者無過不及之謂辨是非賢否莫如大中乃牽連漢唐以證註疏之失謂大中之訓其弊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有是理哉又謂孔氏誤訓隨文解義而自漢以來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非而正之者不知孔訓誠不可易而無容正也是之訓大五經皆然從未有以

皇訓君者易無皇字書詩春秋禮記皇字皆不訓君其與君字相近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刑皇帝清問下民三處而實皆訓大皇王皇后皇帝猶云大君云爾或云皇王訓大君若王后烝哉則王亦君也曰王亦訓大如祖稱大父亦曰王父是也且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若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汝則念之汝則錫之福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並稱曰汝乃謂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獨稱君曰皇毋乃不類矣乎至於極之訓中則雖朱子之辨亦自以為極在物之中央至尊之位四方輻輳自東而

望者不過此而西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蓋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立至極之標準信如斯言則極固不可以不訓中然必於立極之上增添純德二字而經之本文無之則究未知所以立極者安在何如以大中爲訓不待添增而詞理皆足乎若疑爲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則尙書侍側之辭猶有甚於此者此未足怪也且中之爲義實有足以統洪範之全者五行必本於土五事必主於思人事得中而後八政舉天時得中而後五紀協三德則彊弗友剛克者太過燮友柔克者不及而平康正直者

中也稽疑則龜筮及人凡五而三從則吉亦中也庶徵之極無極備皆不得中而惟時爲中六極之惡與弱皆不得中而五福之好德爲中此皆灼然無疑之理而皇極一疇則尤無不與中相應者建極卽湯之建中也錫厥庶民卽舜之用中於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卽禹謨之民協於中也淫朋比德反乎中者也無之而後可以作其中猷與守與爲合乎中者也有之而後可以徧於中其不協於中而亦不罹於咎者惟大乃能受之而後天下之人咸歸於大中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也虐煢獨則剛而不中畏高明則柔而不中無

之而後有能有爲者可以並進咸中有慶而邦不其昌
乎道歟於家修則起化無本爵及於惡德則比𠈁見傷
皆失中者也故曰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時人斯其辜
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言中不可不建
而福不可濫錫而過乎中也若夫無偏無陂無作好無
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則不待訓釋而知其與中相
應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南豐曾氏所謂會者來而
赴乎中歸者往而反乎中來者之所赴往者之所反中
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謂天下之大本也以是大
中之理而布之爲言使庶民順而行之則尊親之戴豈

不宜哉故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以此爲訓蓋帝王相傳之心法也偶緣一時秪悟之見遂欲改千古之聖學以求自葢所駁之誤毋乃近於長傲而遂非乎治尙書者試取註疏舊觧與朱子所辨平心靜氣觀之得失安在可以判然矣

騶虞解

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毛傳云騶虞者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後世因以騶虞爲西方白虎以配蒼龍朱雀元武然毛傳又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氏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獸禽之命仁心之至既以騶虞爲義獸矣又以比君心之仁仁與義究安屬乎孔疏稱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義注及答志皆言得賢多引詩斷章也一發而得五豝猶一求而得五賢

賢多則官備按騶虞之詩別未有引用者惟見於節射戴記謂武王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又曰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此自是騶虞本意若以騶虞爲義獸仁獸於官備之意何涉乎以其不相涉遂目爲斷章盖孔疏傅會毛鄭未可以爲定解也歐陽公作詩本義引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據射義樂官備之說以証之朱子詩攷辯亦並存其說夫以虞爲司獸於官字之義合矣然未見其爲備也且文王之囿曰靈囿以騶爲囿名他書無所考稱意騶虞皆官名耳周禮夏官有趣馬掌王之馬

政詩所謂趣馬者也趣亦作騶戴記季秋之月天
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注
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疏云天子馬有六
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
爲七騶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使程鄭爲乘馬御六
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爲官名舊矣其官至漢猶
存後漢書梁冀傳桓帝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
賁羽林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注
云騶騎士也淮南子云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
非醫也好馬非騶也葢自三代至漢以騶爲主馬之官

未之或改田獵之事虞人則翼獸而七騶則差馬文王之政對時育物故葭蓬茁而豝豵五豝與虞皆得其人詩人因賦其事以美其君不言文王而言騶虞者不敢稱君而指其侍從之臣如後世稱執事左右之義小雅軍士怨王而呼祈父亦此意也若虞之爲官名則尤不一而足自益列九官已見唐虞之世周禮太宰九曰藪以富得民注云藪上有虞掌其政令今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禮記天子之六府一曰司木注曰司木山虞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命虞人入山林毋有斬伐魯語云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

講習翫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晉語云叔向召舟虞與司馬藎山林川澤園囿之官無不以虞名者故曰騶與虞皆官名也齊詩章句則直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然未若分爲二爲得官備之意若以騶虞爲獸自漢以後始有其說最前者爲山海經稱林氏之國有珍獸名騶虞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實本此然山海經所記皆神仙鬼怪荒忽之事始見於東方朔對異鳥及劉向對貳負之臣至新莽時劉歆始上其書於朝方朔事武帝好言神仙鬼怪之事安知非朔輩所偽撰如神異經十洲記諸書乎古來箋釋之

書倘五經之觧釋鳥獸之名無若爾雅而釋獸一篇若貘白豹虥白虎俱已備著不應騶虞爲西方白虎而獨遺之也吾故一言以斷之曰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

鄭聲淫解

粤稽經傳淫字其義甚廣不專作男女媟狎解也尚書天道福善禍淫作惡字解詩周頌旣有淫威作大字解春秋左氏傳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作慆慢解醫和謂天有六氣淫生六疾作蒸鬱解梓愼謂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作差忒解周禮考工記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作浸漬解戴記毋淫視作流移解聲淫及商作貪字解孟子淫辭知其所陷作泛濫解富貴不能淫作放蕩解魯語仲尼稱敬姜逸勞之論曰季氏之婦不淫作怠荒解晉語底著滯淫作久字解吳語奄王東海以淫

名聞於天子作潛字解管子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作深沉解列子黄帝篇朕之過淫矣作甚字解馬援五溪深行嗟哉武溪多毒淫作毒字解淫字之義其廣如此釋鄭聲者乃獨取男女媟狎之義亦可謂擇焉而不精矣且夫子所謂鄭聲淫者言其聲非言其詩也聲淫猶樂記論五音所謂怗懘所謂慢耳非謂詩辭皆淫奔之作也樂記之言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

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聲淫此之謂也載稽鄭事五音之亂皆形見焉立國之初惟桓武爲繼美迨至莊公專任詐力而忘禮義至於質王子射王肩取麥取禾驕孰甚焉叔詹祭足傅瑕之徒入主而出奴敗且壞矣忽儀亹突五公子互爭外蛇鬬而內蛇傷民無定主事與物孰爲不亂者形之聲音怗懘而至於慢所從來者遠矣自文公以後至於聲公終春秋之世棄齊晉而惟楚之從失所與則傷之者至悉索敝賦以事強大四境之師無歲無之至於肉袒牽羊請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則五音咸亂荒敗憂哀以

及於危君驕臣壞民怨事勤而財匱春秋之國未有甚於鄭者宜其音益怗懘而比於慢所謂鄭聲之淫豈不誠在是乎如以淫爲男女相亂之辭考之於鄭實無其跡春秋之事惟左氏爲詳雖其辭多誣然誣則俱誣必無獨不誣鄭之理若齊之襄僩及衛宣蔡景宋文陳靈楚平之爲君與魯慶父襄仲宣伯季魴侯衛公子頑晉趙嬰齊慶克慶封盧蒲嫳楚公子元陳孔寧儀行父之爲臣則鄭之君臣從未之聞惟文公有報陳媯一語若南宫之爭則彌委禽焉未嘗亂也上無好者下安得有甚焉者乎若上巳之俗秉蘭贈芍不始於鄭摯虞束皙

之論可稽也然則謂鄭詩皆淫豈不誣哉小敘於鄭詩目以淫奔者東門溱洧二篇而已餘皆並指時事朱傳以其無確據概不之從然目以淫奔亦無確據也時事無確據則去之淫奔無確據則用之豈非聞善而疑聞惡而信乎國風之詩童子必誦蒙以養正先入者爲之主適有知而日陳淫詩於其前雖曰刺矣不免於勸也父師講解不亦赧於顏汚於口哉且鄭詩之非淫奔亦不可謂之無據春秋襄二十六年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於晉晉侯兼享之子展賦將仲子兮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十

六年韓起聘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齹亦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蓋舉朱子所目爲淫奔者當時賢士大夫已盡賦於盟主君臣宴享之會其非淫奔固可確然無疑否則伯有之賦鶉奔也趙孟即斥之以爲牀第之言非使人所聞矣況仲子之仲褰裳之美尤有明據者哉以誤解鄭聲淫遂概目鄭詩以淫使天下之父師日以淫詩誨其子弟吾不知作詩傳者果何心也宋王氏相學於勉齋固已疑之蓋先得我心者余斷然改之以爲箋疏雖遵衆不敢恤矣

## 配義與道解

朱子釋配義與道何謂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葢卽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意直以道字作理字解嘗細思之天理自然是在物之理何用吾之氣配之且理附於氣理無離氣之時卽無或餒之事何配之有竊意道與義必用氣配者當就人之心身言之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卽羞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卽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當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如

此分配道義於氣之爲用庶幾親切韓子原道謂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道意亦如此蓋道義二字惟韓子斷得分明若朱註以是隨手立義細按之便覺難用昔尹彥明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蓋亦就行言道若用之於此視朱子所解更爲精確且道就行處言不獨人道卽天道亦然在天之理謂之太極理寓於氣而變化流行謂之陰陽陰陽卽天道故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朱子專以理字釋道字故與陸子辨無極乃直曰陰陽已見形而下者不知形而下之云蓋謂自有形可見者以下耳陰陽豈有形可見者耶孔

子言鬼神之德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張橫渠以鬼神爲
二氣之良能則陰陽之無形也明矣可謂之形而下乎
欲伸其說遂併駁易傳曰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
乃謂之道然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亦可增所以二字
曰立天之道曰所以陰與陽乎卽如其意曰立天之道
曰所以陰與陽亦將曰立人之道曰所以仁與義乎仁
義卽理仁義之上更無所謂理理御氣以行而仁義見
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葢道卽路也北方人稱路
皆曰道故天道人道皆就行處言若未行之理則在天
在人皆不得名之以道也或謂朱子所謂天理當然恐

亦就人事言之特語未分明耳語類謂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則亦就人事言之矣曰果就人事言復何庸置辨顧語類之言亦不一又嘗謂道是體義是用則又就天理之自然言之理之自然故謂之體凡物體先而用後道爲體義爲用是道先而義後也其實此節之意則義先而道後葢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論旣不一故不能以不辨

## 不覩不聞解

不覩不聞者人所不覩不聞非謂己亦無所覩無所聞也兼地與事言卽下文所謂隱與微也有地與事則雖至隱且微人未必知而已必知之故謂之獨愼卽所謂戒愼恐懼也大廷廣衆固必愼暗室屋漏亦必愼綱常名教固必愼細行曲節亦必愼此道之所以無須臾之可離也其所以反覆申言之者蓋以道不可須臾離而小人閒居獨處輒爲不善不能戒懼乎其所不覩聞之地者以其地爲甚隱耳而不知莫有見乎隱者也不能戒懼乎其所不覩聞之事者以其事爲甚微耳而不知

莫有顯乎微者也莫見莫顯則十指十視如見肺肝君子安敢不愼其獨乎此二段反覆言之以明其必不容已之功非有靜存動察之分與大學誠意章正同故彼曰愼其獨此亦曰愼其獨彼此若合符節如謂戒懼於不覩聞爲存養於至靜而愼獨爲省察於將動因以戒愼恐懼爲已所不覩不聞則人生並無此境界無論公卿大夫夙夜匪懈卽未達之士正教必有恒業退息必有居學安得有瞑目靜坐之時且卽瞑目止可謂不覩而萬籟不能禁其入耳安得此不聞之時而致吾之恐懼哉呂子約論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

朱子引伊川程子要有此理除是死也之語駁之又嘗
改洪範五事以戲子約謂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
聾思曰塞還有此理否斯駁則誠然矣其爲中庸章句
又以戒慎恐懼者爲已所不覩聞語類謂其所不覩不
聞其之二字是說已夫既有所不覩不聞則與子約所
謂耳無聞目無見何異寂然不動即靜也子約以無聞
無見解寂然不動則不可以已所不覩不聞解靜則可
毋乃明於彼闇於此知二五而不知其即爲十乎其之
一字益於人所共覩共聞中分別出其所不覩不聞耳
就地與事中分別非別已與人也已固無有不覩不聞

之時也朱子又謂不覩不聞不是閉耳合眼只是萬事皆未萌芽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常提起此心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斯言亦似未安南豐謝氏文游嘗辨之謂本文只說不覩不聞覩聞屬外有形聲爲之對若以爲未感未動之時則本文何不徑曰戒慎乎其所未感恐懼乎其所未動而必借此外用字面以爲不覩不聞乎友人有遷其辭以就朱子之說者謂已所不覩不聞如事出意慮之外或在將來或在遠地皆已所不覩不聞皆當戒愼恐懼此葢推廣朱子所謂提起此心防於未然之說不知此防於未然乃事既至而治事之

法非事未至而治心之法也聖賢存心養性止欲其一於理而無欲事未至則湛然虛明不使少有所牽滯孔子所謂何思何慮孟子所謂求放心周子所謂靜虛明道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皆傳心之要法未有終日提此心以防天下之未然者也天下之事萬變而不可窮安得事事而豫防之聖人因物付物君子以人治人皆因其人與物既至吾前而後順而應之發政施仁立綱陳紀治財賦則當爲千百世之計而不可爲不終日之謀治人民卽當求萬物得所而不可有一夫不獲自盡之患此皆事至吾前而措注區畫之也事至吾前卽皆

吾之所覩所聞雖目營四海慮周萬世不得謂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至紀綱既定之後事變或有不齊奉行或有不善亦當俟其陳奏至前而後更張之整齊之陳奏既至則又不得謂之不覩不聞矣如事未至而某事某人終日提防以爲戒謹恐懼是之謂逆詐億不信是之謂意必是之謂願外是之謂朋從爾思天下豈有此治心之法哉或謂信如子言則聖賢無事之時無治心之學乎曰人固無無事之時也大禹惜寸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況中人以下乎卽偶然休息亦惟整齊收斂一私不起如孔子所謂何思何慮孟子

所謂求放心周子所謂虛靜程子所謂廓然大公而已矣否則提防勞擾此心先已紛雜事未至時未能何思何慮未能求放心未能靜虛未能廓然大公則事至之時又安能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又安能行法以俟命又安能動直安能順應也哉